

我般輸其可執不欲為錢錢則亦已矣如其欲為錢錢也而曰我盧如其可執故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聖賢之究心如是而已豈若後世刻意於成功期效於旦暮者同日語哉

禮記月令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以教道民乃脩祭典犧牲毋用此禁止伐木恐覆巢母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麝毋卵毋聚大衆毋置歲柳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無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錄曰以月令終焉者世降凌夷仁道荒蕪君德頹敗惟聖人上奉天道下盡人事而在我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弘道錄

仁

君臣之仁

漢記孝文帝元年春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

之人或陷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

錄曰以元年之詔繼月令者漢承秦後人君之恩布濶寥落墜則天地閉塞而成冬也適是若枯者復生絕者復蘇此何等氣象也蓋可以見生生之恩必無泯滅窮盡其淵哉為世慮乎

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為今有司請令

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錄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帝可謂能舉斯心矣雖然西伯善養若非求賜而人益之也尊其妻子教之樹畜帝知賜民老而使

經二

長吏闕視丞若尉與嗇夫令史二千石各遣吏巡行不稱者督之嗚呼何不制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而使長吏各屬分任其責乎

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生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除收孥相坐律令

錄曰孟子之稱文王必曰罪人不弔帝雖未能究竟擴充然而漢之元氣勃勃然矣賈山所以謂山東布詔令民雖老廢瘡疾

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者如此二年秋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之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重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耕以勸之其賜

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錄曰此帝用賈誼之言也夫祖通遠國體者也豈不知背本趨末之故歟任民所耕不限多寡遂致桑右無并貧民逐末此探本之論也末技遊食之民非不欲歸耕也

無立錐之地則何所措手足耶有國者可
不務變通乎謂嘗勸立漢制更秦法言而
無益故就帝之所及語之而帝愛民之性
出於天也其親耕以率天下而賜民田租
之半宜非千古之美談歟然不知自識者

觀之祇以為豪右勸耳而小民亦不過為
有力者所使非三代勸農之道也

十二年春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
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
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
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
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
之省憂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
半

錄曰此帝用鼠錯之言也夫錯刻薄寡惠

之人也猶能知務農貴粟之道其募民入
粟拜爵曾未幾何而邊食可支五歲郡縣
可支一歲遂再賜民田租之半後世募民
入粟頗歲舉行未能若是何也蓋文帝之
募民以為民也後世之募民以為己也彼

以無窮之財供有限之用而此以有限之
財恣無窮之用此其所以異也

十三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
虛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
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

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錄曰自是年為始不收民租者十有餘歲
豈非千古之罕儔歟蓋上躬惰玄默而將
相少文多質是以史安其官民樂其業富
積歲增戶口寢息然則帝之富庶皆自己

損之於民無所益也夫豪強占田踰多葬
收大半官除田租不賦而私家必取贏焉
雖堯舜不能有所益也故君恩重於三代
而民間酷於亡秦皆當時君臣不能深本
而祇以資富強也可惜哉

十六年春三月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
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
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
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靡不
饗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

事或多與其民食之寡之也夫度田非益
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
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
事於末以害農者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
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意吾未能得其中

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
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也

錄曰文帝之為民無以加諸也何以曰愚
而未明乎夫相人君所以備顧問指迷解
惑也有如張蒼者水土之不辨何以責其
率意遠思哉夫一言以蔽之曰不患寡而
患不均苟有均民之心以度田則給以計
口則益何患古有餘而今不足哉伏知反
躬而不知所以及後首過咎而不知所以
過從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而不

知所以讓孟子不云乎君夫潤澤之則在
君與子讓是而後下詔必有達其外者
孝景皇帝元年五月後收民田租三十而稅
錄曰責文帝者春秋之義也錄景帝者善

善之心也景之於文不自憚夫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可謂孝乎東漢光武六年詔收見田租三十而稅一如舊制制者元年之制也文景之澤其長矣乎

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

經二

五

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源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首飾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疆母攘弱眾母

○ 恭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益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

錄曰以文景之時而乃有詐偽之吏貨賂漁奪無以異於盜者何不責之輔相而獨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乎蓋自蕭曹畫一之後陳平問錢穀不對反加稱善丙吉不問道傍死人以為知體王陵一以正對則謝罪之亞夫奉帝如約則又罷之而陶青

劉舍衛館皆碌碌庸人何以責其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哉故終漢之世無一相業可稱為君者恣已之所施如摘植冥行亦安敢望其縣丞長吏之皆得其人哉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

○ 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問歲或不登意高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米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

錄曰景帝不作雕文刻鏤錦繡纂組及禁

○ 採黃金珠玉與文帝之敦朴無以異也二帝之所以致殷富之本正在於此夫弛于民者有限而費于上者無窮苟弛其一而用其二雖有弛之名其弊正如景帝之所戒者故必有坐贓為盜之令而後有帶

經二

六

牛佩犢之風為人上者不可以不察也漢書食貨志漢興自天子不得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天下已平高祖令買人不得衣絲乘車孝惠高后時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地市井租稅之入

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庫皆滿

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群乘犢犗者擯而不可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

也雖然有高明光大之董子無以易好大喜功之世宗而少年才美之賈生安能勝多質少文之絳灌乎此伊周遇主湯文共濟咸有一德之難再也

經二

七

好教化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千餘人親自鈔屬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教感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脩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

1-17-10

縣子弟以為子弟為除更錄高者以補郡縣
吏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
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
俛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
數年爭欲為學官子弟富人至出錢以求之

錄是大化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
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後終於蜀吏
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
雅文翁之化也

錄曰翁之力行有由然哉有由然哉夫謹
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乃王政之本
也文景之鴻業惜乎獨少此耳天廼篤生
此翁雖不當路於漢繼世因之郡國皆立
學官以至于今不但為王者師亦可為後
世法矣立祠而祀之非偶然也

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
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入盜命邊備
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習
賜以几杖群臣素盜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
用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

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思於禮義斷
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又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信哉周秦之敝罔密之悛而軌不勝漢興掃
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

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
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錄曰詳讀二贊未嘗不撫然嘆息見先王
之遺思焉故備錄之或曰然則可比於三
代之君否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庸

曰其次致曲性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夫剛
柔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之謂和其次
則必自其發見之偏者而克之以極于天
命之本然洪範所謂建用皇極又用三德
是已是以古之聖王撫世酬物因時制宜

陽以舒之陰以歛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
民故能納天下於皇極帝之天資回進於
是乃不能窮致事物之理推極本體之性
博求元聖與之同內以朝夕納誨啓心天
心故其功用止於一待固無以進于三代

黃霸明察內敏溫良有讓自武帝用法深昭
帝遵之以刑罰痛絕群下俗吏上嚴酷而霸
獨寬和為名宣帝垂意澤詔教下吏不奉
宣霸為太守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
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

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
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
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監靡密初若
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
經問它陰伏以相參若嘗欲有所司察擇長

年廉吏遺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
於道傍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厘不敢有
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
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
以祭吏往皆如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

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宅郡盜賊日少
乃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以是
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天子以
其治行下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
鄉化孝子弟真婦順孫日以眾多南者讓



畔道不捨遺養視鰥寡助貧窮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與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

錄曰孔子告哀公以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孟子告齊梁之君皆悻悻

維豚狗彘之畜鰥寡孤獨之養諸君皆莫能行至漢而後黃霸力能任之可見聖賢之言有同日月人心之天無間古今政本清虛之易民無秦越之分惜乎限於潁川不能徧于天下矧獨長於治民劣於輔相

此治非三代効非聖賢所由分也

繫遠忠厚剛毅有大節宣帝在位久之激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選法治者丞相御史舉遂為激海太守時年七十餘宣帝謂曰激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露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赤子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因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

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郡聞新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屬縣悉罷逐捕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單車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激海又多

劫掠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讎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

五雞民有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高果實委若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獄訟止息

錄曰龔遂之對古今之名言也帝稱信賞

必罰吏稱民安乃此之類矣有如一實自虛何以言中興倅德商周乎嗚呼龔遂往矣鉏鉤刀劔牛雞犢不與俱往惟吾善懷而已有如戶雖家彘帶牛佩犢猶患不治而口刀舌劔揮文露刃遂使良民胥為

十一

寇仇獨何心歟獨何心歟

召信臣以明經甲科視民如子所居見稱遷南陽太守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

開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教不以田作為事輒斥隄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

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流曰召父

杜詩少有才建武中為侍御史安集洛陽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拜成臯令視事三歲

舉政尤異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後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田土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十二

錄曰詩云官第君子民之父母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至是而始見焉豈非千古之一快乎

東漢張堪志美行厲年十六受業長安諸儒號曰聖童世相時徵拜騎都尉後領黑騎將

軍杜茂營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繫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當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分年匈奴不敢犯塞帝聞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而堪去職之日乘拆轅之車布衣囊而已

錄曰漢文帝有言曰吾得廉頗李牧而以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古之漁陽今京兆近郊之地也嘉靖中數產瑞麥如堪之所歌已有之美如堪之所志世豈無其人乎行

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然則金寶山積何如麥穗兩枝耶君子可以自勗矣

卓茂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遷齊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

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蔽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脩之靈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

恩教化大行道不捨遺光武初訪求茂詔百前容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襄德侯錄曰暉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斯固控

德不瑕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武式閭表位何以異哉然則雖以茂之醇德實上之至仁光武於是乎不可及矣

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今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大牙綠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視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懼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平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

錄曰自漢至今千五百有餘年龍黃皇魯之名未常泯滅不但生榮死哀而實超今邁古也唐宋以後難乎選矣